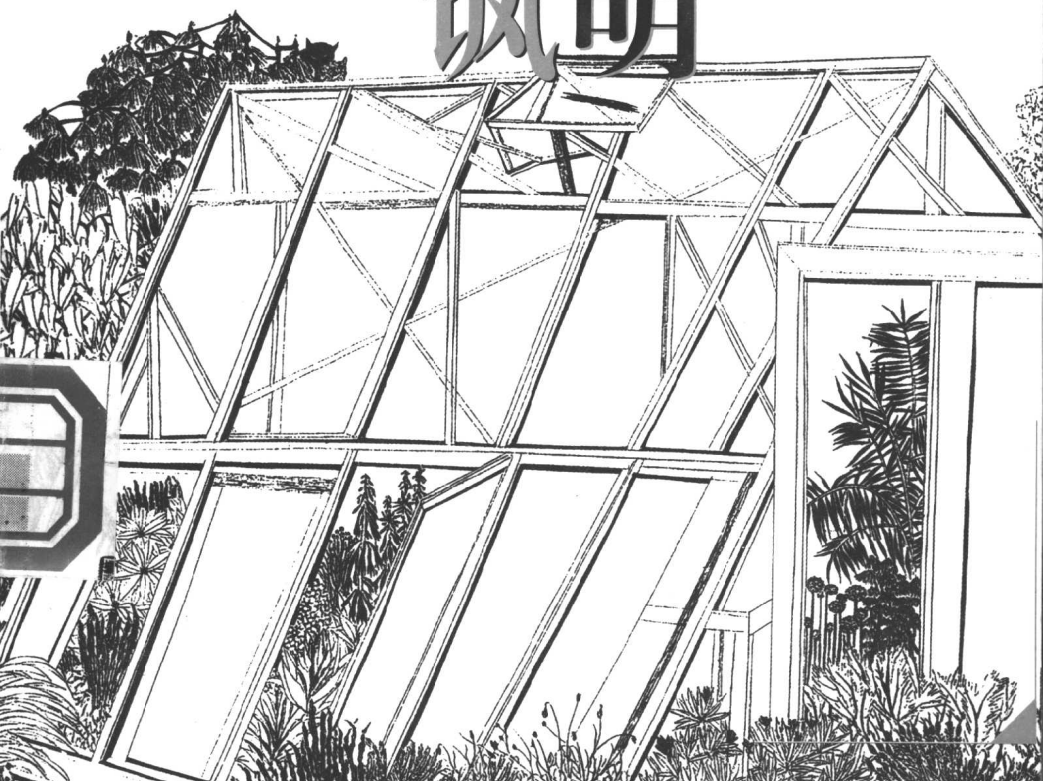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现代经典散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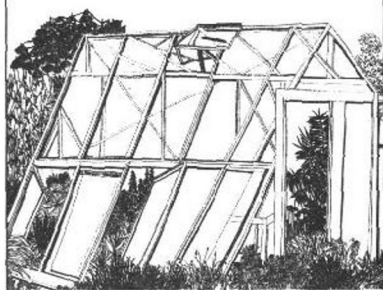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波

# 反文 与 讽明



王小波

文明与反讽



ABZ32/1202

# 文明与反讽

王小波 著

中国现代经典

# 散文

## 目 录

### 承认的勇气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关于“媚雅” .....        | ( 3 ) |
| 长虫·草帽·细高挑 .....     | ( 6 ) |
| 卡拉 OK 和驴鸣镇 .....    | (10)  |
| 从 Internet 说起 ..... | (12)  |
| 奸近杀 .....           | (15)  |
| 外国电影里的幽默 .....      | (18)  |
| 电影·韭菜·旧报纸 .....     | (21)  |
| 商业片与艺术片 .....       | (25)  |
| 我对国产片的看法 .....      | (28)  |
| 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 .....    | (31)  |
| 旧片重温 .....          | (34)  |
| 为什么要老片新拍 .....      | (37)  |
| 欣赏经典 .....          | (40)  |
| 好人电影 .....          | (43)  |
| 都市言情剧里的爱情 .....     | (46)  |
| 有关爱情片 .....         | (50)  |
| 《祝你平安》与音乐电视 .....   | (52)  |
| 承认的勇气 .....         | (54)  |
| 明星与癫狂 .....         | (57)  |
| 另一种文化 .....         | (61)  |
| 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 .....     | (64) 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电视与电脑病毒 .....  | (66) |
|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..... | (70) |

## 文化之争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沉默的大多数 .....        | (75)  |
| 思维的乐趣 .....         | (89)  |
|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.....   | (99)  |
| 知识分子的不幸 .....       | (106) |
| 花刺子模信使问题 .....      | (114) |
| 积极的结论 .....         | (120) |
| 跳出手掌心 .....         | (129) |
| 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 .....     | (135) |
| 论战与道德 .....         | (140) |
|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.....     | (146) |
| 我看文化热 .....         | (151) |
| 文化之争 .....          | (153) |
| “行货感”与文化相对主义 .....  | (158) |
| 极端体验 .....          | (161) |
| 洋鬼子与辜鸿铭 .....       | (164) |
| 我看国学 .....          | (167) |
| 智慧与国学 .....         | (171) |
| 理想国与哲人王 .....       | (179) |
| 救世情结与白日梦 .....      | (184) |
| 百姓·洋人·官 .....       | (187) |
| 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 ..... | (190) |
| 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 ..... | (193) |
| 人性的逆转 .....         | (198) |
|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.....      | (205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有关天圆地方 .....      | (207) |
| 优越感种种 .....       | (209) |
|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..... | (212) |
| 肚子上的战争 .....      | (218) |
|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.....    | (221) |
| 椰子树与平等 .....      | (224) |
| 思想和害臊 .....       | (227) |
| 体验生活 .....        | (230) |
| 皇帝做习题 .....       | (233) |
| 拒绝恭维 .....        | (236) |
| 关于崇高 .....        | (240) |
| 谦卑学习班 .....       | (243) |
| 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.....   | (247) |
| 京片子与民族自信心 .....   | (250) |

## **文明与反讽**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高考经历 .....        | (253) |
| 有关“错误的故事” .....   | (259) |
| 迷信与邪门书 .....      | (261) |
| 科学与邪道 .....       | (265) |
| 科学的美好 .....       | (268) |
| 生命科学与骗术 .....     | (272) |
| 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 .....  | (277) |
| 男人眼中的女性美 .....    | (281) |
| 对待知识的态度 .....     | (283) |
| 有与无 .....         | (286) |
| 虚伪与毫不利己 .....     | (289) |
| 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 ..... | (291)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有关“伟大一族”     | (294) |
| 有关“给点气氛”     | (297) |
| 生活和小说        | (300) |
| 我看老三届        | (303) |
| 苏东坡与东坡肉      | (307) |
| 驴和人的新寓言      | (310) |
| 愚人节有感        | (313) |
| 摆脱童稚状态       | (315) |
| 关于同性恋问题      | (322) |
| 有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   | (326) |
| 诚实与浮器        | (329) |
| 拷问社会学        | (332) |
| 不新的《万历十五年》   | (337) |
| 《代价论》、乌托邦与圣贤 | (340) |
| 我为什么要写作      | (343) |
| 我的师承         | (348) |
| 用一生来学习艺术     | (352) |
| 我的精神家园       | (356) |
| 我对小说的看法      | (359) |
| 小说的艺术        | (361) |
| 工作·使命·信心     | (364) |
| 与人交流         | (365) |
| 卡尔维诺与未来的一千年  | (366) |
| 盖茨的紧身衣       | (368) |
| 关于文体         | (371) |
| 关于格调         | (374) |
| 关于幽闭型小说      | (379)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文明与反讽·····       | (382) |
| 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·····  | (385) |
| 掩卷:《鱼王》读后·····   | (388) |
| 萧伯纳的《巴巴拉少校》····· | (393) |
| 《私人生活》与女性文学····· | (398) |
| 从《赤彤丹朱》想到的·····  | (402) |

## 个人尊严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门前空地·····      | (407) |
| 卖唱的人们·····     | (410) |
| 打工经历·····      | (413) |
|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····· | (416) |
| 北京风情·····      | (419) |
| 文化的园地·····     | (421) |
| 环境问题·····      | (424) |
| 个人尊严·····      | (427) |
| 君子的尊严·····     | (430) |
| 居住环境与尊严·····   | (432) |
| 饮食卫生与尊严·····   | (435) |
| 有关贫穷·····      | (439) |
| 工作与人生·····     | (442) |

# 承认的勇气



## 关于“媚雅”

前不久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，谈到有关“媚俗”与“媚雅”的问题。作者认为，米兰·昆德拉用出来一个词儿，叫做“媚俗”，是指艺术家为了取悦大众，放弃了艺术的格调。他还说，我们国内有些小玩闹造出新词“媚雅”，简直不知是什么意思。这个词的意思我倒知道，是指大众受到某些人的蛊惑或者误导，一味追求艺术的格调，也不问问自己是不是消受得了。在这方面我有些经验，都与欣赏音乐有关。高雅音乐格调很高，大概没有疑问。我自己在音乐方面品味很低，乡村音乐还能听得住，再高就受不了。

大约十年前，我在美国，有一次到波士顿去看个朋友。当时正是盛夏，为了躲塞车，我天不亮就驾车出发，天傍黑时到，找到了朋友，此时他正要出门。他说，离他家不远有个教堂，每晚里面都有免费的高雅音乐会，让我陪他去听。说实在的，我不想去，就推托道：听高雅音乐要西装革履、正襟危坐。我开了一天的车，疲惫不堪，就算了吧。但是他说，这个音乐会比较随便，属大学音乐系师生排演的性质。你进去以后只要不打瞌睡、不中途退场就可。我就去了，到了门口才知道是演奏布鲁克纳的两首交响曲。我的朋友还拉我在第一排正中就座，听这两首曲子——在这里坐着，连打呵欠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觉得这两首曲子没咸没淡、没油没盐，演奏员在胡吹、胡拉，指挥先生在胡比画，整个感觉和晕船相仿。天可怜见，我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，坐在又热又闷的教堂里，只要头沾着

点东西，马上就能睡着；但还强撑着，把眼睛瞪得滚圆，从七点撑到了九点半！中间有一段我真恨不能一头碰死算了……布鲁克纳那两首鸟曲，真是没劲透了！

如前所述，我在古典音乐方面没有修养，所以没有发言权。可能人家布鲁克纳音乐的春风是好的，不入我这俗人的驴耳。但我总觉得，就算是高雅的艺术，也有功力、水平之分，不可以一概而论。总不能一入了高雅的门槛就是无条件的好——如此立论，就是媚雅了。人可以抱定了媚雅的态度，但你的感官马上就有不同意见，给你些罪受……

下一个例子我比较有把握——不是我俗，而是表演高雅音乐的人水平低所致。这回是听巴赫的合唱曲，对曲子我没有意见，这可不是崇拜巴赫的大名，是我自己听出来的。这回我对合唱队有点意见。此事的起因是我老婆教了个中文班，班上有个学生是匹兹堡市业余乐团的圆号手，邀我们去听彩排，我们就去了。虽不是正式演出，作为观众却不能马虎，因为根本就没有几个观众。所以我认真打扮起来——穿上三件套的西服。那件衣服的马甲有点瘦，但我老婆说，瘦衣服穿起来精神；所以我把吃牛肉吃胀的肚脯强箍了下去，导致自己的横膈膜上升了一寸，有点透不过气来。就这样来到音乐学院的小礼堂，在前排正中入座。等到幕启，见到合唱队，我就觉得出了误会：合唱队正中站了一位极熟的老太太。我在好几个课里和她同学——此人没有八十，也有七十五——我记得她是受了美国政府一项“老年人重返课堂”项目的资助，书念得不好，但教授总让她及格，我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。看来她又在音乐系混了一门课，和同学一起来演唱。很不幸的是，人老了，念书的器官会退化，歌唱的器官更会退化，这歌大概也唱不好。但既然来了，就冲这位熟识的老人，也得把这个音乐会听好——我们

是有这种媚雅的决心的。说句良心话，业余乐团的水平是可以的，起码没走调；合唱队里领唱的先生水平也很高。及至轮到女声部开唱，那位熟识的老太太按西洋唱法的要求把嘴张圆，放声高歌“亚美路亚”，才半声，眼见得她的假牙就从口中飞了出来，在空中一张一合，做要咬人状，飞过了乐池，飞过我们头顶，落向脑后第三排；耳听得“亚美路亚”变成了一声“噗！”在此庄重的场合，唱着颂圣的歌曲，虽然没假牙口不关风，老太太也不便立即退场，瘪着嘴假作歌唱，其状十分古怪……请相信，我坐在那里很严肃地把这一幕听完了，才微笑着鼓掌。所有狂野粗俗的笑都被我咽到肚子里，结果把内脏都震成了碎片。此后三个月，经常咳出一片肺或是一片肝。但因为当时年轻，身体好，居然也没死。笔者行文至此，就拟结束。我的结论是：媚雅这件事是有的，而且对俗人来说，有更大的害处。

## 长虫·草帽·细高挑

近来买了本新出的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。这本书我小时候很爱看，现在这本是新译的——众所周知，新译的书总是没有老版本好。不过新版本也不是全无长处，篇首多了一篇吐温瞎编的兵工署长通告，而老版本把它删了。通告里说：如有人胆敢在本书里寻找什么结构、道德寓意等等，一律逮捕、流放，乃至枪毙。马克·吐温胆子不小，要是现在国内哪位作家胆敢仿此通告一番：如有人敢在我的书里寻找文化源流或可供解构的东西，一律把他逮捕、流放、枪毙，我看他会第一个被枪毙。现在各种哲学，甚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点，都浩浩荡荡杀入了文学的领域。作家都成了文化批评的对象，或者说，成了老太的尿盆——挨吡儿的货。连他们自己都从哲学或人类学上给自己找写作的依据，看起来着实可怜，这就叫人想起了电影《霸王别姬》里张丰毅演的角色，屁股上挨了板子，还要说：打得好，师傅保重。哲学家说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一种情形既然出现了，就必然有它的原因；再说，批评也是为了作家好。但我现在靠写作为生，见了这种情形，总觉得憋气。

我家乡有句歇后语：长虫戴草帽，混充细高挑——老家人以为细高挑是种极美丽的身材，连长虫也来冒充。文化批评就是揭去作家头上的草帽，使他们暴露出爬行动物的本色。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，存在的只有文化——这是一种特殊的混沌，大家带着各种丑恶的心态生活在其中。这些心态总要流露出来，这种流露就是写作——假如这种指责是成立的，作家们就

一点正经的都没有，是帮混混。我不敢说自己是作家，也不认识几个作家，没理由为作家叫屈。说实在的，按学历我该站在批评的一方，而不是站在受批评的一方。但若说文学事业的根基——写作——是这样一种东西，我还是不能同意。

过去我是学理科的。按照 C.P. 格林的观点，正如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化，科学也是科学家的文化。对科学的文化批评尚未兴起，而且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兴起。但这不是说没人想要批评科学。人文学者，尤其是哲学家，总想拿数学、物理说事，给它们若干指导。说归说，数学家、物理学家总是不理，说得实在外行时，就拿它当个笑话讲。我当研究生时，有位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对统计学提出了批评，说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、高深。很显然，这位女士想要“解构”数学的这一分支。上课之前老师把这批评给大家念了念，师生一起捧腹大笑，其乐融融——但文学家很少有这种欢笑的机会。数学家笑，是因为假如一个人不演算，也不做公式推导，哪怕你后现代哲学懂得再多，也没有理由对数学说三道四；但这句话文学家就不敢说。同样是文化，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境遇呢？这原因大家恐怕都想到了：文学好像人人都懂，而数学，则远不是人人都懂得。

罗素先生说得好：人人理应平等，实际上却远不是这样——特别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别。这一点在大学里看得最明白：搞科学哲学的教授，尽管名声很大，实际上见了学物理的研究生都要巴结，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，气焰也要减几分，因为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。说起一门学问，我会你不会，咱俩就没法平等。看起来，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：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、文艺理论家，还有哲学家、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，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——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，因为不管谁说出口

话来，你听不懂，就只好撅屁股挨打，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，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。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，也算挨得值，但就怕碰上蒙事、打几下便宜手的人。我知道一句话，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：呜！阿靠！卡路来！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，但我没那么坏，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：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，意思是：喂，大哥，上哪儿去呀？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，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——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。

文化批评还不全是“呜阿靠卡路来”。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爱、自强、自重。一种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欲望，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——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？俗话说，老太太买柿子，拣软的捏。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，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。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做适度的推广：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，还有能力的差异——我的意思是说，写作一道，虽没有很深的学问，也远不是人人都会。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：其一是文体，傅雷、汝龙、王道乾，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。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，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。其二是想像力，像卡尔维诺的《我们的祖先》，尤瑟纳尔的《东方奇观》，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像力，这可是个硬指标，而且和哲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都不搭界。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，比方说，马克·吐温的幽默。在所有的柿子里，最硬的是莎翁，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。当然，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，说他的《驯悍记》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。说这个没用，他老人家是人，又没学会喝风扞烟，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，赚几个小钱，这又有什么。再说，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——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？我现在靠